



夕生龙宝典

台湾·慕容美著

(上册)



44.5-6
MRM
21

書53B-4

台湾·慕容美著
上册

金龍寶典

中國文藝出版社

目 录

- 第一章 金龙绝学震武林·····(1)
- 第二章 刀光血影现江湖·····(27)
- 第三章 刀光鞭影·····(50)
- 第四章 群豪毕集·····(75)
- 第五章 龙争虎斗·····(97)
- 第六章 五手怪医·····(120)
- 第七章 暗作安排·····(143)
- 第八章 苦肉之计·····(168)
- 第九章 西席夫子·····(189)
- 第十章 志在总宫·····(211)
- 第十一章 折返天门·····(233)
- 第十二章 釜底抽薪·····(254)
- 第十三章 共商复仇良策·····(278)
- 第十四章 舍鱼之道·····(293)
- 第十五章 齐亡箭弩·····(305)
- 第十六章 缓兵之计·····(331)
- 第十七章 引蛇出穴·····(357)
- 第十八章 同床异梦·····(385)

第十九章	拔刀相助	(412)
第二十章	分宫救美	(438)
第二十一章	危难重重	(465)
第二十二章	以真作假	(491)
第二十三章	张冠李戴	(516)
第二十四章	受宠之囚	(541)
第二十五章	不速之客	(562)
第二十六章	南上？北下？	(588)
第二十七章	慑魄迷魂	(599)
第二十八章	午夜追踪	(640)
第二十九章	遁入陷阱	(663)
第三十章	自食其果	(692)
第三十一章	一拍即合	(715)
第三十二章	老妇之厄	(741)
第三十三章	空城之计	(767)
第三十四章	魔女香车	(794)
第三十五章	互相利用	(821)
第三十六章	隘道之战	(848)
第三十七章	意外奇逢	(875)

第一章 金龙绝学震武林

在太白山南麓，人迹罕至之处，有座古堡。

这座古堡依山取势，以大片丛林为屏障，便是今天江湖上，被黑白两道人物引为主要话题的“无名堡”！

“无名堡”能在短短的数年之中，后来居上，使得江南的“胜家堡”和漠北的“血魂堡”相形见绌，究其原因，不外下列两点：第一，虽然人人都对无名堡这一名称耳熟能详，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座无名堡究竟坐落何处。其次便是，大家都知道那位无名堡主有着一身惊人武功，可是迄今无人清楚这位无名堡主之出身来历以及他那一身武功究竟高到什么程度。

近数年来，武林中不论发生任何大小事件，差不多十有八九次均有无名堡的人插足其间。

该堡外间管事之信符，是一面长约七寸的黑色三角旗。

这种黑色三角旗的两边，分别绣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金龙，龙身闪闪发光，其势夭矫，栩栩如生。

只要迎风抖开，无论白天或黑夜，均能一目了然，真伪立辨！

久而久之，凡遇上持有这种金龙旗的人物到场，哪怕只是一个三岁孩童，亦能一言以定大局。

对该堡这种无形中以武林霸主自居之姿态，当初自然有

人不服。

不过，那些表示不服的人，都为后者留下了好榜样——就是要想争这一口气不是不可以，但是得先将后事准备妥当！

除了该堡那位神秘主人之武功以及该堡之所在地不为人知而外，另一个引起议论最多的话题，便是该堡在问事时所表现之怪异作风。

凡是无名堡出来的人，几乎人人均不以结怨过多为意。

在该堡心目中，正派人士也好，黑道人物也好，份量完全相等。换句话说：该堡插手某一事件，一切均以该堡之利益为前提，任何后果在所不计！

这种介乎正邪之间，近似一意孤行的作风，为黑白两道同时带来了极大的疑虑和不安。

因为，大家都担忧这位神秘的无名堡主，很可能在一夜之间，不是变成一位救星，便是变成一位煞星！

三年，平平静静的过去了！

这一天，无名堡前，忽然有如魅影般出现一人一骑。

来的这名汉子，一身天蓝劲装，年约四旬上下，背插单刀，头戴草笠，看上去神色极其憔悴，更好像过去这几天中，他为了日夜兼程赶路，一路未能获喘息的机会一般。

这汉子来到堡前，吃力地下了马背，那两扇坚厚沉重的黑铁堡门，亦于这时缓缓无声自动开启。

汉子牵着牲口，蹒跚着向堡门中走去。

走出堡门下面那条阴暗的石板甬道，立即过来一名堡

了，从这名蓝衣汉子手中将马缰恭恭敬敬的接了过去。

蓝衣汉子交出马缰，用手一指，乏力地道：“那个包裹，替我解下来。”

那堡丁依言从马鞍旁边解下一个沾满尘土的青布小包裹，蓝衣汉子伸手接过来，拿在手里轻轻掂了一下，不知道这只包裹引起他什么感触，忽然苦笑着一摇头，同时深深叹了一口气。

那堡丁目光偶扫，突然讶声低呼道：“高师父，您的右臂……”

蓝衣汉子摇头淡淡一笑道：“一点轻伤，不算什么。你快将牲口牵去后面，好好喂它一顿，喂饱之后，再替它洗刷洗刷。这一路上，这畜生比我吃的苦头大多了！”

那堡丁不敢多问，哈腰应了一声“是”，抄起缰绳转身而去。

蓝衣汉子目送那堡丁将坐骑牵远，以衣袖拭净额角，挺胸振作了一下，这才提着那个青布小包裹，穿过一片广场，继续向堡后走来。

这座古堡，前后共七进，纵深约里半许，每进之间，隔以木栅，均设有形式各别之堡门，宛如七座串联在一起的城池。

蓝衣汉子每经一道堡门，都会受到那些堡丁相同的招呼和尊敬。

人人均称以高师父而不名，同时没有一个人问及他从什么地方来，以及要到什么地方去。

而这名被喊作高师父的蓝衣汉子，则在经过每一道堡门时，均循例向守卫者投出带有问询意味的一瞥。

连经四道堡门，守门堡丁全以摇头作答。

直到走进第五座堡门，蓝衣汉子这种无声的问询，才算有了相反的答复。

蓝衣汉子如释重负，停下来深深舒了一口气，然后提着那个青布小包裹向一座偏院中走去！

在偏院西厢，一间典籍满架的书房中，两名黄衣少女正在窗前弈棋。

看见蓝衣汉子提着一个肮脏的小包裹走进来，那两名黄衣少女先是微微一怔，接着轻轻一“啊”，双双推枰而起，一齐离座垂手浅福道：“高师父好！”

几乎是同一时候，屏风后面有人欣然一哦道：“是高兄回来了么？”

一阵急促移开座椅的声音过去之后，随即自屏风后面，含笑快步迎出一名仪容英挺焕发的灰衣中年文士。

蓝衣汉子上跨一步，躬身道：“这次小人未能尽量缩短归期，害堡主日夜悬心，真是罪该万死！”

原来这名灰衣中年文士，便是当今黑白两道人物心目中充满了神秘之感的无名堡主！

这位无名堡主欣见部属无恙归来，显得甚是高兴，连连摆手道：“坐，坐！”

跟着又转过身去，向那两名黄衣少女吩咐道：“高师父一年之中难得到你们这座院子来几次，去叫你们娘娘别的事暂且放下，先下厨房，做几样可口的菜肴为高师父洗尘接风！”

高姓武师慌忙起身拦阻道：“快不要折杀小人……”

可是等他话说出口，其中一名黄衣少女业已如飞出房而去！

无名堡主笑着推了他一把道：“你坐，你坐，她们女人，闲着也是闲着，派份差事她们当当，她们反而高兴。我这几天要不是为了嘴馋，老实说也不会跑到她们这座院子来，横竖时间已经不早，弄点吃的喝的也不算什么！”

高姓武师跟着笑了一下，心中有数，却未再说什么。原来这位无名堡主共有七位夫人。除了人人均有一身武功之外，尚分别具有一项专长。大夫人长于家计，二夫人精园艺，三夫人喜烹饪，四夫人工女红，五夫人娴词章，六夫人擅琴棋，七夫人谙韬略。

七位夫人，各处一堡，其顺序是由后向前。现在，他们是在后面数过来的第三堡，也就正是喜烹饪的第三夫人之处！

高姓武师追随主人有年，深知主人一向考究饮食，既然有幸在三夫人这里碰上头，自然是乐得沾光饱一饱口福！

不一会，热腾腾的酒菜陆续送到。

无名堡主从下人手中接下酒壶，亲自为这位得力部属斟出第一杯酒，双手捧过去道：“高兄此行辛苦，请先饮了这一杯！”

高姓武师亦不多让，只道一声：“谢堡主恩赐，小人无状，恭敬不如从命！”

伸手接过来，仰起脖子，一口气喝得点滴不剩。

这在高姓武师而言，这一杯酒不啻琼浆玉液，一杯热酒入腹，憔悴的脸孔上登时回复了不少面色！

那两名黄衣少女，连忙过来为他将空杯添满。

无名堡主注目之余，止不住轻轻一嗅道：“高兄的右臂，是怎么回事？”

高姓武师笑了一下道：“小人正想向……”

无名堡主不待他说完，忙掉脸向先前的那名黄衣少女说道：“快去看看钱总管在不在？如钱总管不在，就传前面七姑娘来一下，要她顺便将我上次交给她的那瓶药丸也带来！”

高姓武师急忙招手道：“小香，你等一等！”

那叫小香的少女，只好停下脚步。

无名堡主甚是诧异道：“还等什么？你高兄一向好强，如非伤势严重，当不致改用左手，干吗不让老钱他们先过来为你看看？”

高姓武师摇手笑道：“堡主别急，请容小人把话说完。小人身上的伤口，非仅右臂一处；这些伤口一定要等堡主先看过了，才能麻烦钱总管他们设法治疗。小人始终未在伤口上敷用任何刀创药，便是这个道理！”

无名堡主迟疑了一下，方才说道：“高兄言下之意，是说……”

高姓武师含笑点头，没有接腔，端起杯子，又将第二杯酒喝尽，然后才探手背后，取下那口单刀，连同那个青布小包裹，从桌面上递了过去。

无名堡主先拿起那口已斩去一截刀尖、刀身上也露出好几道缺口的雁翎刀，迎向亮处，仔细检视，片刻之后，点头自语道：“果然是口好剑，连这种用钢铁打造的宝刀都被它削去了一大截，其锋利当可想见。”

接着，又将那个青布包裹打开，从里面取出一件染满血迹的对襟短靠。

这件短靠一经抖开，无名堡主的脸色登时为之大变。

只见此刻悬提在他手上的这件短靠，东挂一片，西披一

片，除了领口部分尚算完整之外，早已失去一件短靠原有之形状！

无名堡主只匆匆扫了一眼，便朝那两名黄衣少女挥手道：“小香，小玉，你们出去一下，我要跟高师父说几句话，等会儿喊你们的时候，你们再进来，不要跑得太远。”

两女知趣异常，立即依言退出房外，并将两扇门顺手轻轻掩上。

无名堡主待两女离去之后，点点头道：“好！衣服脱下来我看看。”

高姓武师从座中站起，紧咬着牙齿，以一只左手，缓缓卸下那件上衣。

因为伤口多半尚未愈合，经过这番拉扯，有好几处地方，连皮带肉揭起，鲜血顿时往外涌冒。

无名堡主不住皱着眉头道：“怎么也不敷一点药？”

高姓武师微微一笑，神色自若，毫不为意。

他将上衣放在一边，转过身子，仍于原处坐下，背向主人，以便后者详细察看各处伤口。

现在高姓武师身上的伤痕，似乎只有一个较为适切的比喻：那就像一片原极完整的沙地，被三五顽童以树枝胡划一通，以致露出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深沟……

所不同的是：划过的沙地，只须用手一抹，便会平整如初，而高姓武师身上这一片令人怵目惊心的伤痕，则显已再无平复之可能！

无名堡主忽然抬起面孔，肃容沉声责问道：“高兄，我问你，你这样做，究竟有何好处？当初我跟钱总管的意思，不过是要你前去见机而作，试试那厮的身手。因为堡中只有你

高兄能判金龙武学之真伪，你只须接上三两招，熟记对方出手之姿势，也就足够了。回来之后，如仍有不明的地方，再想别的办法亦不为迟。像你现在这样，弄得一身是伤，你叫我公孙某人于心何忍？”

高姓武师只当没有听见，若无其事的催促道：“请堡主再察一下小人的右肩，看是什么古怪。小人当时并未感觉有何不对，但是一条右臂，却硬是抬不起来，不知道是不是中了什么暗器，如果真的是中了暗器，小人实在不能不佩服这断的手法高明。”

无名堡主依言移目向右肩部位望去，目光所及，不自觉脱口低呼道：“啊啊，在这里了！”

高姓武师忙问：“堡主有何发现？是哪一类的暗器？”

无名堡主摇头道：“不是暗器！”

高姓武师诧异道：“小人记得右肩始终未遭那断剑尖触及，既然不是暗器，小人这条右臂怎会无端麻木不灵？”

无名堡主凝视着一块只有拇指大小、略呈三角形的紫癍，神色沉重地直目喃喃道：“如果容我公孙某人自私的说一句，你高兄这一次的确是做对了！你高兄没有记错，那断的剑尖诚然没有接触过你的右肩，因为金龙三绝招之一的画龙点睛，要伤人根本无须如此费事！”

高姓武师像是吓了一跳，霍地转过身来，张目讷讷道：“什么？那断使的真是一套金龙剑法？”

无名堡主点头道：“不错，那断使的正是不折不扣的金龙剑法，当今各派剑法之中，只有本门的金龙剑法才能像这样凭剑气伤人于无形！”

轻轻一叹，接道：“同时这也是你高兄这一次皮肉受灾的

原因，那厮在使用这套剑法时，显然不愿被人看出他出手的路数，才故意杂以一般剑招将你伤成这样，公孙某人真后悔这一次没有亲自前去，平白害你高兄吃尽苦头，想想实属不该！”

高姓武师抢着道：“堡主别再提这些了，小人追随您老这些年来，手中一口雁翎刀，不知占过多少便宜，偶尔吃点小亏，能算得什么呢？”

无名堡主又叹了一口气，没有开口。

高姓武师像是想起什么，抬头又道：“如照堡主这样说来，那厮对外宣称他是金龙的嫡系传人，并不纯然是空穴来风了？”

无名堡主苦笑了一下道：“金龙一脉，累世单传，迄今已逾百年，从无破例情事，他若是金龙嫡系传人，我公孙某人便只好退居冒牌之地位了！”

高姓武师惶恐地低下头去道：“小人口不择言，堡主恕罪。”

无名堡主眼望天花板，微微摇头道：“你高兄如此置疑，并无可怪之处，话是由我公孙某人说出来的，而事实就在眼前，谁也不能否认，金龙武学既然不传旁支，而他又能施展金龙剑法，自是够格以金龙嫡系传人自居！”

高姓武师拿起那件上衣，准备穿回身上，无名堡主急忙拦着道：“穿不得，先披着就可以了。”

跟着，又转向院中喊道：“小香，小玉，你们可以进来了！”

两女应声推门走进房中。

无名堡主：“小玉过来为高师父斟酒，小香去请钱总管，

跟刚才交代你的一样，要是钱总管不在，就请七娘娘过来一下。”

小香领命离去后，这边，无名堡主与高姓武师一面等候，一面继续喝酒谈天。

趁着这段空暇，高姓武师补行道出这次前去蓝关，向那位以金龙传人自居，自称金龙大侠的人物，以身试剑的详细经过。

听完这段述说，无名堡主益发肯定对方所使之剑法，确为金龙剑法无疑！

最后，无名堡主显得甚是关切的注目问道：“依高兄看来，这厮目前约莫多大年纪？”

高姓武师摇头道：“总计小人这一趟蓝关之行，恐怕只有这件事无法回答堡主。”

无名堡主轻轻一“噢”道：“你不是说，那天双方交手的时间，是在日落之前么？”

高姓武师道：“是。”

无名堡主道：“那么，当时天色既然尚未昏黑，以你高兄之眼力，怎会连对方看上去约莫多大年纪都无法估量出来呢？”

高姓武师道：“小人只可以这样描述：此人看上去约莫四十出头，身材适中，一张白净面孔，神情倨傲，目光锐利……”

无名堡主又是一“噢”道：“这样不是够详尽了吗？你怎么说无法回答？”

高姓武师苦笑道：“小人这番描述，听起来的确是够详尽的，只可惜以上之描述，除去眼神部分，全都作不得准。就像

堡主有时出门，总被人误认为冬烘先生或是渔樵贩卒一样！”

无名堡主微怔道：“你是说那厮出现的不是本来面目么？”

高姓武师叹了口气道：“当时若是换了堡主或钱总管，也许能迫使那厮无所遁形，但小人当时为一身功力所限，既要诱使那厮出尽真招，又得设法顾全性命，如今回想起来，甚至连对方究竟是男是女也不敢十分确定，说起来真是汗颜之至！”

无名堡主神色微微一动，似是从高姓武师后面这一段话中，连带想起一件什么重要的事忘记了尚未处理一般。

当下迅速转过身去，向那叫小玉的黑衣少女匆匆吩咐道：“小玉，你快去通知——”

神情凝重，语气迫切，似乎要传达下去的这道命令事关重大，火急万分，片刻不能稍延。

那叫小玉的黑衣少女不敢怠慢，闻言赶紧放下手中的酒壶，肃立一旁，屏息以待。

岂料无名堡主语音一顿，忽又摇头随口道：“算了！疮烂了总得出脓，还是由它去罢。”

那叫小玉的少女听了，不禁当场一愣！就连坐在对面的高姓武师亦为之深感意外。他们显然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们这位精明的堡主，在作出某项决定之后，会如此容易改变主意！

就在高姓武师迟疑着正待启口动问个中情由之际，先前那名叫小香的黑衣少女忽然出现在房门口，报称钱总管到！

无名堡主抬头微微一笑道：“等下高兄就明白了。”

说着，领先离座而起，高姓武师拉正披在身上的那件外衣，亦自座中起立，跟在后面，向房门口迎去。

从院门那边走过来的这位钱总管，年约五旬出头，面容清瘦，腰背微弓，双目炯炯有神，一眼便可看出是个江湖阅历相当丰富的干练人物。

他大概已从少女小香口中获知高姓武师受伤之梗略，是故一走进书房中，不待无名堡主催促，便示意高姓武师坐回原处，小心地移开后者身上那件血迹斑斑的短靠，将所有的伤口详细看了一遍。

无名堡主问道：“老钱，我看高兄身上一片剑伤，要多久才能收口？”

钱总管抬头反问道：“高老三身上这些伤口，堡主看过没有？”

无名堡主颌首道：“已经看过了。”

钱总管沉吟道：“除了右臂因经脉受损，需要耗费一些时日外，其余的皮肉之伤，愈合均非难事。倒是另外有件事，颇使卑属奇怪，不知堡主有否注意及之？”

无名堡主道：“什么事？”

钱总管道：“卑属想不出我们高老三这次何以能逃过不死。从这片伤口看来，那位金龙大侠如果稍稍狠一下心肠，他在这十多剑中，差不多任何一剑，均不难使我们高老三命丧剑下。”

无名堡主淡淡一笑道：“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他要真的那样做了，谁还能将他领来这座太白山中？”

钱总管微微一呆道：“堡主是说——”

高姓武师如自梦中惊醒，不期然冷汗涔涔而下，一张面孔刹时全变了颜色，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吃了这么多苦头，到头来竟然功不抵罪，受了敌人的利用，仍然毫无所

知！

无名堡主手一摆道：“高兄不必介意，要追根究源，只能说是我公孙某人的错，当初我公孙某人实在不该估敌太轻，好在这座无名堡并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谁要想来，谁都可以来。坐，坐，咱们继续喝酒！”

钱总管道：“卑属先出去交代一下怎么样？”

无名堡主摇摇头道：“事后纷扰，徒遗笑柄。如公孙某人所料无差，我们那位贵宾也许早就过来了！”

钱总管迟疑地道：“那么——”

无名堡主突然竖起一根指头，比了个噤声的手势。同一时候，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来势甚速，转瞬已至在房门外！

无名堡主神色一缓，抬头微笑道：“我说如何？”

接着转向门外问道：“是前堡当值的蔡师父么？”

门外一个微喘息的声音答道：“正是小人！小人适才于前面堡楼上，看到林中似乎有人影闪过，等小人循踪追赶过去……”

无名堡主道：“进来说吧！”

一名高大的汉子应声走到房中，惶恐地双手向无名堡主送上一张柬帖。

无名堡主接过去，草草看了一遍，看完之后，只是微微一笑，便将它顺手递给了身旁的钱总管。

然后又望向那蔡姓汉子，平和地问道：“蔡师父有没有看清来人身材大约有多高？穿的什么衣服？佩刃？或是听到什么其他的声音？”

蔡姓汉子不安的搓了搓手道：“小人因事先未曾留意，只看到那厮身形约我们堡中郑师傅的身材差不多，比起郑师傅